

四二五历史回顾 大法洪传世界

今年是“四二五”和平大上访 27 周年, 4 月 25 日前后, 全球法轮功学员纷纷举办游行、集会、炼功、真相长城、反迫害征签等活动, 纪念这一 1999 年发生的震惊国内外的大事件。多国政要纷纷发函声援, 或亲临活动现场支持, 各地民众、特别是大批华人加入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中, 表达声援与支持。

回归历史, 1999 年 4 月, 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的刊物上发表文章, 歪曲事实、诬陷法轮功。当地一些学员前往相关机构, 以自己炼功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 4 月 24 日, 天津公安局却动用数百名防暴警察, 驱散并殴打陈情者, 抓捕了 45 人。天津公安还放话说: 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消息传出, 4 月 25 日早, 上万名法轮功学员, 自发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请愿, 希望释放被抓的学员、并给予自由合法的炼功环境。他们认为, 这是和平理性的在运用宪法赋予的权利。

认清中共本质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 人的选择往往决定着未来。《九评共产党》揭示: 共产党不是一个普通的政治组织, 而是一个以“假恶斗”为核心运作的体制。中国人正在亲身验证这一点。当人们看清中共本质时, 人性的良知便开始觉醒, 有良心者再无法与邪恶共存。这是今天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层变化。当今在海外退党网声明退党、退团、退队的三退总人数已突破 4 亿 6 千万, 三退者涵盖各年龄层与各职业群体。

保定的振涛说: 我是一个项目经理, 接触政府人员较多, 知道多么黑暗, 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 贪腐到底。历次邪党搞运动, 杀戮国人无数。土改、文革、八九六四、迫害法轮功、胡鑫宇事件等。我对中共种种恶行深恶痛绝, 它把中国变成了“屠宰场”。我非常排斥入党, 但上学

尽管人数众多, 但秩序井然, 没有口号标语。当晚总理朱镕基出面, 点了几名学员进去谈, 对请愿要求做出了善意回应, 9 点左右, 学员们便静散去, 地上没有留下一片纸屑, 获得在场警察的称赞。从当时的央视画面和现场照片可以看到, 上访群众是在信访局的府右街一带, 而非中南海的红墙。

令善良的民众意想不到的, 其实中共早就策划挑起事端, 为大规模镇压制造借口, 天津事端就是其关键的一步。国家图书馆的周玉玲副编审 (副教授) 是四二五上访的亲历者, 她傍晚接到一位在总参工作的学员的紧急电话: 通知学员赶快离开, 总参作战部刚开完作战会议, 计划半夜 12 点动手, 不离开就要发生第二次“六四事件”了。由于事情圆满解决, 一场“六四式”的血腥镇压被化解了。

法轮功传出的短短几年里, 炼功人竟发展到比党员人数还多, 党魁江

不与邪恶为伍

入过团、队, 现宣告退团退队保平安!

纯良 丁彭李 大雨 等 13 人声明退出党团队: 共产党一定得解体, 否则人心不得安宁。中国像个监狱似的, 什么都受监控; 手机, 小区、住家, 一点自由没有, 哪个国家像中共国这样? 这是正常人待的地方吗? 邪党不解体, 老百姓没好日子过。

江西民众吴亚西说: 在那个充满恐惧高压的年代, 父母教我要服从共产党, 便入了团, 以为就能通向安稳人生了。然而, 在 2010 年江西爆发的万人冲击政府的群体事件中, 目睹了无数被压迫者的愤怒与呐喊, 我开始质疑这个自称“为人民服务”的政权。后来新冠疫情爆发, 在极端封控下, 我苦心经营的公司业务停滞、资金断裂, 事业崩塌。回望那段充满压迫与荒诞的岁月, 我彻底看清了: 共产党是吸食民脂民膏、吞噬无数家庭

泽民出于小人妒忌之心, 暗中操作了一系列的铺垫行动, 特别是把四二五和平上访歪曲为“围攻中南海”, 三个月后, 以“围攻”的罪名, 发动了全面的残酷镇压迫害。

镇压迫害前, 中国电视台、电台、报纸等都对法轮功做了正面报导。例如: 《医药保健报》1997 年 12 月 4 日以《祛病健身首选法轮功》作了报导, 文章例举了 7 位法轮功学员的姓名、病情及改善情况。《羊城晚报》1998 年 11 月 10 日以《老少皆练法轮功》为题, 报导了广州 5000 名法轮功学员的晨炼盛况, 及患高位瘫痪的广州迪威皮革公司统计员林婵英, 在炼法轮功后恢复了行走能力。

然而, 随着灭绝式迫害的骤临, 正面报导戛然而止。中共利用所有媒体, 对法轮功展开了铺天盖地的抹黑宣传。江泽民更是叫嚣, 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可是, 信仰的力量是邪党不可预测的, 当年的万人上访所体现出的和平理性与道德风貌, 赢得了国际社会高度评价, 很多人因此走上了法轮功修炼行列, 如今大法弘传世界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转法轮》被翻译成 50 多种语本, 在全球发行。

的恶魔。我自愿退出共青团, 以清白之身, 迎接属于我的光明!

山东民众展世杰写道: 1959 年我尚在襁褓中时, 我的母亲便在席卷全国的大饥荒中生生饿死。1966 年文革狂潮袭来, 我父亲因私下抱怨了几句, 便被以“反革命”罪名关进牛棚, 被打得血肉模糊, 屈辱离世。是善良的表舅将我拉扯大。然而 1989 年 6 月 4 日, 表舅为了正义, 和学生们一起走上街头。在血腥的天安门广场清场后, 他被捕入狱, 不久便惨死在狱中。这跨越三十年的三代血债, 让我看清了这个政权的邪恶本质。我决定代表自己和三位去世的亲人, 一起退出中共所有组织, 以祭奠家人、并让自己的灵魂回归真理与自由。

雪后重逢 留法学生表真情

巴黎有一座 150 年历史的春天商城，我们在商城的街角，建了一个法轮功真相点。年初大雪后的一天，一个年近 30 岁的男青年走来对我说：阿姨，你还认得我吗？我就要离开巴黎去别的省城工作了，今天就是来向您道歉的！他接着说道，五年前我来法国留学，看到“世界需要真善忍”的横幅，还有展板，我一看，原来是法轮功。在国内，学校给我们灌输的都是负面的，所以当您递给我真相资料时，我没好气地塞回你手上。又一次，您向我打招呼，想跟我聊几句，当时我说了句：无聊，没意思！甩手就走了。之后多次看到阿姨您和中国游客聊得很开心，还几次看到您给一群人在讲，很辛苦，我开始对之前的行为感到歉疚。

去年夏天，我又和您打了个碰面，您问我：听没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看我摇头，您向我解释：小时候戴红领巾、后来入团、入党，都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邪党贡献生命。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搞出来的，马克思是德国撒旦邪教徒，我们是中华儿女，不是马列子孙。谁为它奋斗就成为它的一份子，所以必须得退出来呀。听到这些，我很震惊，

梦中所见：活摘器官实验室

关于梦，有各种类型，其中之一便是主元神短暂离体造成的，这对修炼界是常识。自古以来，有人在打坐中或睡梦中主元神离体，看见其它空间或者做了什么事，甚至与其它空间的生命互动。当主元神返回肉身，人便出定或醒来。以下是一位国内读者的来信，讲述了他梦中所见的活摘器官实验室，供各位思考或验证。

在武汉疫情刚刚爆发时，世界关注是否 P4 病毒研究所泄露了病毒。那期间我曾在梦境中到达武汉 P4 病毒研究所的地下。那里是军方控制的一个活体生物武器实验室，进行邪恶的生化研究，活体供体主要是法轮功学员，也有一部分失踪的大学生。不久就有知情者在海外爆料，P4 病毒研究所地下是由总参控制的生物武器实验基地。

我还在梦中来到北京朝阳区一个周围环水的军事管理禁区的地下城，

同意了退出少先队和共青团。当时您还给了我一本《九评共产党》，我看完才恍然醒悟，原来我们背叛了自己的老祖宗，认马克思撒旦邪教徒为崇拜者了。中共就是邪教组织，杀害了中国的精英，毁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经历了三年疫情封控，更看到中共视人命为草芥。

他接着问道：遇到对你们不理解、无理性的人，你们没有怨言、也不生气，请问是为了什么？有报酬吗？我告诉他：法轮功学员就是遵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是中共执意迫害好人，共产党的妖魔化抹黑宣传，造成了中国人对法轮功有负面印象。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中共作恶多端，天惩之际，只要是其成员就会被牵累，所以我们才出来讲真相，劝人退出中共邪恶组织。没有人给我们钱，我们就是凭着良心来救人。这时男青年说：我全明白了，法轮功学员太了不起了！

告别时我叮嘱他：在国外可以自由上网，上 falundafa.org 找《转法轮》看一看，你会受益无穷，也别忘了告诉亲朋好友，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能趋吉避凶保平安。男青年对我行了个大礼，恳切地说：谢谢阿姨！《转法轮》，我记住了！

那里是军方一个大型地下实验基地，活摘人体器官和研发生物武器。后来我按照梦中的景象，开车去找那个禁区，竟然找到了，其外围环境和梦中看到的一模一样。类似这样的邪恶基地还有很多，特别是那些隐藏在三线工程大山深处的军事基地。我梦中不只一次进入到这些邪恶基地，其中秦岭地下就有庞大的活体生化研究基地，那里的邪恶超出了人类思维，是共产红魔在人间制造的恐怖地狱。其中一个入口就在宝鸡陈仓区往南和太白县之间十几公里处的密林深处，在洞口十多公里外就有武警暗岗在丛林中警戒，闯入者格杀勿论。

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偶尔聊起秦岭地下军事基地，他告诉我一件埋藏在心里很久的秘密：他的一个亲人是某武警部队的领导，有段时间突然和所有人失去联系。约两年后他回家了，家人问他这两年的去向，他闭口

封杀翻墙显末日

中共近期重手整治“翻墙”，收紧对 VPN 与跨境网络连线的管控。分析人士指出，当局掀新一轮网络封杀，与当前内焦外困、危机当头有关。现在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都是各方面问题积重难返，整个社会民怨沸腾；同时其盟友委内瑞拉、伊朗、古巴都面临变局，令许多民众欢欣鼓舞，甚至有人倡议全民联署推翻中共暴政。这种不惜牺牲科研、外贸等社会发展也要强行将中国推入闭关锁国的“信息孤岛”，就是在为更大动荡做准备，这也是一个体制在末日危机下的必然做法。而这种为了维持权力而进行的“自残式”打压，正在加速社会矛盾的激化，更将一个极权政府在崩溃前的最后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

转移矛盾第一名

4 月底，中共国安部发文将社会中弥漫的躺平风气，直接归咎于“境外势力”，声称有境外组织资助网红，批量制作“躺平即正义”等短视频，进行系统性洗脑，影响年轻人认知；引来网络骂声一片。有网友揶揄：中共从摇篮到墓地都在给人民洗脑，啥时轮到境外势力来洗脑了？有人痛批：什么都推给境外势力，真是干啥啥不行，转移矛盾第一名！另有国内学者指出，“躺平”是年轻一代的沉默反抗。他们不买房、不买车、不婚不育、甚至成了最后一代，归根结底还是体制的问题。当局完全无视国内高压、低薪与严苛的职场监控等恶劣劳动环境，反将内部经济与就业困境甩锅给外国，将使年轻一代的生存焦虑与全社会的民怨进一步加剧。

不肯透露。直到数年后，他才私下向我这个朋友透露了一点。消失的那两年，他就是被派到某地下人体生物武器实验军事基地，担任警戒任务，不许带手机，不许和外界联系，结束后还要签署终身保密协议。

中共一直在掩盖、销毁其反人类罪证。然而在人世间，只要发生过的事都会留下痕迹，不可能完全被掩盖。等天象一变和时机一到，必有更多事实和证据浮出水面，进入大众视野。请拭目以待，我们很多人都有机会见证中共解体、真相大白的那一天。